

2019年8月25日

风裹着溽热。坐满129人的教室，一眼望去泱泱一片。膨胀的荷尔蒙，混杂着汗酸气，还有分辨不清的各种气息。

开学第一课，班会主题：“我们都是追光的人”。

“走进这个教室，说明大家有勇气，敢拼搏，而我们更需要学会承担和忍受，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忍受现实给予我们面对苦难和平庸的考验，一路追光的曲折与艰辛，但最终，我们把它变成机会——转角获取幸福的机会。”

那一刻，课堂一片安静，我仿佛能听得见青春的心跳，和闪闪发光的眼神里进出的呐喊。

2019年11月8日

早读，教室里书声如潮。望着空座位，我算了一下，小涛回家已两周，上次的联考他的成绩不理想。



葛徐栋，潜山人，中学语文教师

复读生

我从没想过，几个冰冷的数字，能将我残酷地抛在命运的十字路口。低于本科线的分数如同智力制造的倒计时幻象一样，在我眼前挥之不去，反复跳动。我的勤勉奋斗终是徒劳，我听到了人生垮塌的声响。

父母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失望，小心翼翼嘘寒问暖，在亲戚朋友的关心问询中极力呵护我的尊严，但我知道，我辜负了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。

我自己造就的废墟，必须由我亲自重建。那一刻，我清晰地感觉到，



桃之喵喵，2010年复读，2011年考取安徽师范大学

复读班日记

葛徐栋

他来到办公室，隔着桌子，低着头说，老师，我要回家一个人学习一段时间，我无法跟上节奏。

小涛本已大三，在一个211大学里因为挂科，被退学了。他来报名复读的那天，我问他：可有信心离开手机和游戏？他的眼神先是闪烁，继而坚定，随后又提出一个条件：这一年，请父母不要干涉他的学习。

隔了近三年，知识大多忘了，从头再来并不轻松。我能帮他的是时时提醒他拾起信心，耐住寂寞，镇定前行。

在明确了复习进度、要求之后，我联系了他的家长，让小涛先回家自行复习一段时间。

刚回到办公室坐下，我便接到妻子的电话，她泣不成声，我知道我敬爱的老岳父走了。老人家1925年出生，1949年渡江战役火线入党。前几天我下了晚自习去医院陪伴时，从昏迷中醒来的他，还说起了4月21日在渡江前线入党，断断续续说自己随部队跑遍大半个中国，之后还和几个外孙、外孙女视频，末了又叮嘱我，不要总往医院跑，把学生照顾好……

我赶紧调好课，赶去送别岳父。

2020年1月2日

今天腊八节，清晨陪妈妈去三祖寺喝腊八粥。这是我们每年的固定节目。妈妈还准备了空罐子，让我带些粥和同事们分享。

下车走到上院，几十米的距离，

妈妈已经迈不动步子了。从东林寺打佛七回来，妈妈老病复发，劝说几次，最终约定，吃了腊八粥后去医院。

和同事们分享腊八粥的时候，粥尚温。

2020年1月26日

年底最忙，疫情来了。学校赶在封闭之前放假。我们也赶在封闭之前，满足妈妈的愿望，带着她在腊月二十七来到及第庵里。我们和妹妹一大家陪着妈妈在庵上过了年，陪着妈妈唱《大悲咒》，陪着妈妈走过她生命最后的时刻……

正月初二上午十点，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院里的那株腊梅，香得冷清而悠远，师傅们的禅唱和斋饭一样温暖而宁静。2月1日，我们告别妈妈，下山回家。

大雪覆盖了我的世界。最爱我的人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2020年4月8日

再一次回到学校，已是三个月之后。

教室前面悬挂的倒计时牌上“90”这个数字，赫然在目，提醒每个学生：希望就在这九十天。

返校的第一节课，是班会课，主题：“活着”。

我把时间写在黑板上：4月还剩下23天；5月有31天；6月有30天；7

月只有6天；合计90天。

然后是考试安排：4月9、10日，开学考；4月24、25日，二模；5月中旬，联考；6月上旬，联考；6月底，适应性训练考；7月7、8日高考。

孩子们沉静了许多。5点30分教室便亮起了灯，有人在认真刷题，有人在小声背诵，也有几颗脑袋在挣扎着，抬起又垂下，眼睛努力睁开又不时眯起来。

晚上10点50分我去查寝室，隔着门眼望去，小阳正埋头在一本书中，不时地在本子上写着，这个孩子喜欢阅读。进门一看，他读的是《西西弗的神话》。他在本子上摘录这样一句话：“所谓荒诞，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，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。”“在这个包围我冲撞我或驱使我的世界中，我可以对一切置之不理，但不包括混沌……”翻到封三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葛徐栋说，‘喜欢一个人，就要让自己不断优秀’。”

上个学期，他在周记中记了一位女生，青春期的懵懂和萌动溢出纸面，我在上面批了这么一句，想不到他倒是记下来了。

2020年4月9日

小涛来校了，早读时，他们一家三人一起来的。见面第一件事，他打开自己的日程安排表，上面布满了划痕和勾勾。

小涛腼腆地鞠个躬，说：“老师，谢谢您，我回来参加考試了。高考前妈妈就在校旁边陪我。”

我想起约翰·肖尔斯的句子：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，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，所有失去的，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

孤身走暗巷

桃之喵喵

有个懵懂的孩子决心蜕变成一个坚韧的“自己”，怀揣孤勇，于无声处，毅然走入幽长的暗巷。

我拖着行李，重新站在学校的门口。

第一次置身百人的大课堂，第一次汇入这群同是天涯“落榜人”的洪流。没有初入新集体的雀跃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意，却也燃着不甘的火苗。那短短一年，时间像上了发条一样，我来不及看窗外的春去秋来、四季流转，眼中只有滑动的笔尖、纷飞的试卷。

孤身走暗巷，注定踉跄。我成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，而那块巨石，名叫“成绩”。每一次成绩的下降，都像无形的鞭答，解不开的难题，背不完的考点，常将我拖入绝望的泥沼——明明已竭尽全力，为何希望的微光依旧渺茫？一次次被短板绊倒，一次次在靠后的排名前沉默，那一刻，真像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，遗弃在暗巷的深处。

但我不能放弃，我深知急躁会让我变成无头苍蝇，在暗巷中撞得头破血流，我必须重建信心，在挣扎之中学会与焦虑共处。渐渐地，我不再仰

望看似高不可攀的山巅，而是将目光沉入眼前的每一张试卷、每一道习题。在纯粹的专注里，觅得片刻宁静，享受心无旁骛的清静。对“知识”本身，滋生出一种更为纯粹的渴望。在与梦想的直接对话中，这份专注力成为我的铠甲，抵御着外界的喧嚣与内心的风浪，让我在自我怀疑的深渊边缘仍有勇气翻开书本，在看不到进步的迷雾里依然葆有沉潜的耐心，用坚韧对抗枯燥，以理性浇灭焦灼。

惰性总是不期而至。高强度的学习，思想的“懒虫”悄然苏醒。清晨的被窝格外温热，我磨磨蹭蹭，踩点甚至迟到，成了常事。一个早晨，班主任将我拦在教室门外，让我看看里面晨读的身影。十分钟的沉默后，他留下一句话：“想想当初为何而来？还想再来一年吗？”没有责备，却是当头棒喝，瞬间驱散了所有困倦与懈怠，惊醒了沉睡的初心。是啊，我是来干什么的？答案只有一个：绝不能重蹈覆辙！

暗巷里除了黑暗还有孤独，当昔日好友分享着精彩的大学生活，我如同落单的孤鸟，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

都没有。我转头看向身边那些同样埋首苦读的身影，慢慢学会与孤独和解，从中汲取力量。我们彼此曾从不认识，却因为同一个目标相聚于此，一路无言，却在寂静中生长出彼此支撑的暖意，多么可敬的一群“战友”！

高考前一天，收拾完行李，离开宿舍，室友说：“别回头！”

“对，别回头，我们都别回头。”

我们揣着一往无前的勇气，再次走上考场。说不紧张是假的，但复读这一年，这份紧张不再单纯是对失败的恐惧，更多的是一种尽我所能之后的坦荡。我已在暗巷里，一步步前行，一次次跨越，一点点积累，这段旅程赐予我的一切——坚韧、专注、清醒，已充盈我的生命，支撑我走出暗巷，迎接未来。

十几年过去，我仍庆幸当初的选择，那条名为“复读”的暗巷，那些日复一日的奋笔疾书，那些焦虑与孤独，那些绝望与希望，都如同点点萤火，最终聚成熊熊火光，照亮前方。那看似停滞的一年，恰恰是生命慷慨赠予的、用以锻造灵魂韧性的熔炉。历练过后的我，有了更多人生可能。